

惊悚鬼系列

温馨提示

午夜睡前谨慎阅读

沈醉天◎著

本年度震惊悬疑界的校园惊悚书 · 碎花窗帘后的惊魂内幕波澜再起

# 女生寝室

NÜ SHENG  
QIN SHI

2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

沈醉天◎著

女生

寝室

NU SHENG  
QIN SHI

2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女生寝室 2 / 沈醉天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  
2006. 12

ISBN 7-219-05595-1

I. 女... II. 沈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26179 号

总 监 制 江 淳 彭庆国  
图书策划 铁虎文化  
责任编辑 白竹林 罗敏超  
特约编辑 郑 辉  
封面设计 80 零·小贾

## 女生寝室 2 NÜSHENG QINSHI 2

作 者 沈醉天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
(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政编码: 530028)

网 址 <http://www.gxpph.cn>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20mm × 980mm 1/16

字 数 220 千字

印 张 15

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219-05595-1/I·939

定 价 20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

# 目录

## 序幕 / 001

诡异幽长的树枝再度伸延出来，勒着她的脖子，将她的头颅与她的躯干分离。树枝仿佛就是老榕树的手，拉开她的肚皮，探入她的胸腔、腹腔，将她的心、肝、肺、肾等内脏器官一一扯出来，贪婪地吸吮。

## 第一章 吃人树妖 / 012

老榕树的根部，残留着几个血写的数字——“441”，歪歪斜斜，触目惊心，和陈安琪的尸体一样扭曲着，似乎是在极度痛苦中写出来的。

## 第二章 飘移空间 / 031

突然，梅干的身体诡异地倒飞出去，仿佛被某种看不见的力量往后拉。梅干再次长声惨呼，试验室的日光灯管在叫声中乍然爆裂，整个实验大楼陷入一团漆黑中。



### 第三章 魅影惊魂 / 057

你不觉得,这棵树很古怪吗?你看校园里其他的树,一棵棵苍老萧瑟,掉光了叶子,可这棵老榕树,却一个劲地疯长,郁郁葱葱,枝叶茂盛,怪不得别人说这里面有树妖呢!

### 第四章 湖中水鬼 / 081

韩军发出一阵狂笑,竟然把那块咬下的肉嚼了几下,硬生生地吞下肚子。所有的人都惊呆了,韩军竟然在生吃人肉!

### 第五章 嗜血僵尸 / 102

王亮停止了动作,抬起头,剩下的那只眼睛凄苦悲伤,怔怔地望着冯婧。然后,他的手递出来,把枪塞到了冯婧的手上,嘴唇不断蠕动,仿佛在说什么。

### 第六章 血玉传说 / 130

那五个杀手,原本都是些彪形大汉,生龙活虎的,一下子全都疯了。五个人全是鲜血淋漓的样子,身上血如泉涌,却似乎感觉不到痛苦,一个劲地爬来爬去,挥刀乱砍……

## 第七章 尸房夺命 / 155

在冰柜里，方媛和女尸面对面地躺着。黑暗中，方媛看不清女尸的脸，但那股浓浓的尸体味道扑鼻而来，特别恶心，身上仿佛爬满了毛毛虫，奇痒难忍。


## 第八章 步步杀机 / 178

冯婧刹那间心中雪亮，但已经来不及反应，一只有力的手扼住了她的脖子，一块白色的丝巾捂在她脸上，捂住了她的嘴巴与鼻子，强烈的刺激性气体顺着她的呼吸道奔涌而入。


## 第九章 狂者归来 / 197

在鲜血的刺激下，何剑辉已经彻底疯了。方媛忍住呕吐感，最后望了一眼何剑辉，钻进了棺材。她的身后，传来小古痛苦的惨嚎声。





## 序幕



诡异幽长的树枝再度伸延出来，勒着她的脖子，将她的头颅与她的躯干分离。树枝仿佛就是老榕树的手，拉开她的肚皮，探入她的胸腔、腹腔，将她的心、肝、肺、肾等内脏器官一一扯出来，贪婪地吸吮。

### 1

深秋，凌晨，南江医学院。

黄嘉雯独自走在寂寥的街道上，身影被昏暗的灯光拉得长长的，一半在地上，一半在墙上，飘忽不定，仿佛一条蜿蜒爬行的蛇。

事实上，黄嘉雯本来就像一条蛇，一条妖媚入骨的美人蛇。紧身黑皮衣，蓝色牛仔裤，夸张的性感身材玲珑有致。微黑的脸蛋，泛着青春期特有的嫣红，再加上那头迷人的蓬松鬈发，野性十足。

“你是个魔鬼！”

每天晚上，她都会听到这句感叹，从老板、客人、乐手、侍应生等各式各样的男人口中听到。

她是个领舞者。



男人们感叹时眼睛里闪着异样的光芒，刺得她不敢直视。她知道他们心里的想法：性，或者爱，但她不在意。

她知道自己是一个容易引起男人性幻想的女孩，尤其是在迪吧领舞时。在五彩缤纷的灯光映射下，她穿件低胸的小吊带和短裙，裸露着小蛮腰，踏着激烈奔放的音乐节奏，像蛇般肆意扭曲自己柔软的身体。挺胸，摆臀，眼波流转，嘴唇微翘，简直就是一个天生的尤物，举手投足间散发着一股狂野不羁的雌性魅力，挑逗得男人们口干舌燥浮想翩翩。

一晚一百元，小费另算，这是老板给她的报酬。不多，对于身为学生的她来说却也不少。

她没忘记自己的身份——南江医学院的大三学生。她是家长眼中的乖乖女，老师眼中的好学生，同学眼中的传统女生，文静，典雅，好学，不谈恋爱，对一切陌生男孩敬而远之。这种女生，在大学原本要绝迹了。没有人能想到，这样的一个人，在夜晚会去那种地方捞钱。

黄嘉雯并不缺钱，家境殷实，家人寄来的钱足够她日常开支了。可是，她就是喜欢这样。白天是明媚动人的天使，晚上是诱人犯罪的魔鬼。她也曾感到困惑，自己怎么会有两种迥然不同的性格？说是双重性格患者，却不像。她的头脑一直是清醒的，清楚自己在做什么。为此，她特意去看了点心理学的书籍，若有所悟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另一面，每个人都有不为人知的心理隐疾，每个人都需要宣泄。这样也好，至少，能让自己心理健康些。

路上几乎看不到行人了，偶尔驶过红色的出租车，车灯在长街上一扫而过。天空灰蒙蒙的，沉沉地压着南江市，让人喘不过气来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夜色中开始飘起了淡淡的灰雾，仿佛池塘的污水，夹带着腐烂的气息，缓缓弥漫，笼罩着这个城市。空气似乎被凝滞了，显得有些坚硬。偶尔拂过的夜风，绝望的阴冷，如冰一样直往骨缝里钻，寒意直透心窝。

这鬼天气！黄嘉雯打了个哆嗦，紧了紧黑皮衣的领子，加快了脚步。南江医学院的大门就在不远的前方，时隐时现，给人一种很不真实的感觉，仿佛是沙漠中的海市蜃楼，随时都会幻灭。





黄嘉雯心里隐隐不安。以前，每次跳完舞后神清气爽，感觉像充了电一样。但今天从迪吧出来后，就一直心神不宁，精神恍惚，全身似乎散了架一般疲惫不堪。

今天是怎么了？难道要出什么事儿吗？

黄嘉雯越想越怕，抖擞精神，小跑起来，寂静的街道上只听到她高跟鞋的“嗒嗒”声。她跑得很费力，气喘吁吁，完全不像平时那样轻松。也许，是她太累了。她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身体会如此累赘，空气中似乎有什么东西拽着她，看不见摸不着，但能感觉到。她的髻发、她的黑皮衣、她的手提包、她的高跟鞋，此时都显得过分的沉重。

忽然，她放慢了脚步，脸色有些发白。

她听到了另外一种声音，“哒、哒、哒……”像脚步声，但节奏慢了许多，音量弱了许多。

是自己脚步的回声？但这里怎么可能会有回声？黄嘉雯的心悬了起来，提到了嗓子眼，情不自禁地靠到了灰色的墙壁上。墙壁厚实坚固，撑住了她身体的重量。

黄嘉雯屏住呼吸，突然转身向后望去。

长街上空无一人，越来越浓重的雾气中，不远处有几片树叶正悠悠地坠落下来。

她又向四周看了看，没有任何异常。一片寂静中，黄嘉雯只听见自己急促的喘息声。就在她停下脚步的瞬间，那个怪异脚步声消失了，似乎从来没有存在过。

她侧耳聆听了一会，依然没有听到。难道，幻觉？黄嘉雯稍稍松了口气，正要起脚间，怪异脚步声再度响起来。“哒、哒、哒”，不紧不慢，很有节奏，越来越近。

黄嘉雯眼睛都不敢眨一下，心惊胆战地盯着声音的来源处。夜雾中缓缓走出一个女人，身材高瘦，看不清面容。黄嘉雯握了握暗藏在皮衣口袋里的带鞘小藏刀，强自镇定，调节呼吸，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缓缓前行。擦肩而过的瞬间，她偷偷瞥了一眼对面的女人，满脸沧桑，目光呆滞木然，华丽的浓妆却



掩饰不住衰老的痕迹。

原来只是一名风尘女子。黄嘉雯摇了摇头,对自己的胆小感到好笑。

在黄嘉雯的身后,那名瘦高的女子停下脚步,回身瞥了她一眼,嘴角挂着丝不易觉察的诡笑。那一刹那,瘦高女子的眼睛陡然明亮起来,如金属般闪闪发光。随即,那女子的身体渐渐褪色,融入了淡淡的灰色夜雾中。一片破碎的白纸被夜风卷起,诡异地穿过那女子的身体,向远方飘走了。

这一切,黄嘉雯都没有看到。

## 2

几分钟后,黄嘉雯走到了南江医学院。南江医学院规定,每晚十一点关门,现在都凌晨了,铁门紧闭,看门的老人早就沉入了梦乡。黄嘉雯没有停留,沿着医学院的围墙走了两百米左右,拐进一个小巷,寻到医学院的另一处小门。小门同样紧闭着,但这里没有守门人。黄嘉雯手脚并用,如猴子一般敏捷地爬上铁门,翻过,轻轻一跃,落在松软的草地上。

医学院的雾气更浓,也许是里面植物更多更密集的原因。这些年,医学院领导还是很重视校园环境建设的,在保留原来规模的基础上还引进不少成型乔木,香椿、梧桐、杨柳、樟树,各种常见树木都移植了一点,就是没有榕树。不是不想移植榕树,而是移植了几次榕树都存活不了,谁也不知道原因。有人说医学院的水土不适合榕树生长,但月亮湖边上的小树林其实就是由一棵古老的榕树衍生而来的,冠盖云集,遮天蔽日,茂盛得很,无数的须根倒垂下来,钻入土中,独树成林,颇为壮观,成了南江市医学院的标志性景观。

雾气中似乎还有些腥味,是那种腐败的腥味,令人作呕。这种腥味,应该是从月亮湖里飘出来的。月亮湖原本是南江医学院的最著名的自然景观之一,清澈明净,柳暗花明。但是那年突然下了一场近乎疯狂的暴雨,暴雨没有间断地下了三天三夜。雨停后,学生们惊奇地发现,月亮湖竟然变成了深不见底的暗黑色,如浓墨一般,并且开始散发出那种腐败的难闻腥味。



真难闻！黄嘉雯伸手挥了挥，想要拨开眼前肮脏的灰雾，结果自然是徒劳的。她掩住鼻子，加快脚步，匆匆走向女生宿舍。

然而，没走几步，她就听见那个异常的脚步声再次响起。身处校园，她已经没有了刚才的恐惧，只是觉得奇怪，那个风尘女子不可能再跟上自己，这次又是谁呢？

又走了一段，黄嘉雯放慢脚步，直觉告诉她背后有人，而且绝不是刚才那个女人。她屏息聆听背后的动静，听到那人呼出一口粗气。她没有做声，越走越快，走到一个拐角处，突然急速转身。跟踪者没想到她会来这手，收脚不及，几乎冲到她的怀里。

这是一个脸上还留着几分稚气的男生，长得倒也帅气，分边长发，鼻梁挺拔，眼睛黑亮黑亮的，穿着白色夹克和白色牛仔裤。跟踪行动已经暴露，男生神情十分羞涩，一时手足无措。

黄嘉雯轻声说：“我就知道是你。你过来。”

这已经是她第七次“遇”到这个白衣男生了。最近一段时期，几乎每周都有那么一天，她翻越小门回到医学院，总能遇到这个白衣男生。一开始，她还以为仅仅是巧合。后来她渐渐明白，这个白衣男生是特意在这里等她。他倒也从来没有出格的举动，似乎这长夜里漫漫的守候，只为在暗处默默地看她几眼。

白衣男生走近了，站在黄嘉雯面前，像做错了事的孩子，想要说话，可张着嘴，结结巴巴，吐出了几个字眼，模模糊糊，黄嘉雯根本就没听清。

“你在说什么？”黄嘉雯歪着头，面露微笑，恶作剧般地紧紧盯着白衣男生，似乎要用眼神从他身上搜出什么。

白衣男生愈发紧张了，一阵冷风掠过，他全身竟然开始战栗起来。

黄嘉雯笑了，笑得花枝乱颤。她没想到，白衣男生面对她时会这么激动。

“亏你还是男孩……”下面的话，她没有说出来，以免伤了他的自尊心。

白衣男生摆了摆手，好不容易才止住了自己的战栗，断断续续地说：“你误会，我只是受凉了，有点冷……”

黄嘉雯打断了白衣男生的话：“好了，我不想听你解释，我根本就不认识



你,再见!”

说完,她丢下白衣男生,径直转身而去。都已经凌晨了,她只想快点回到自己的寝室美美地睡上一觉,不想节外生枝。

“等等……”白衣男生追了上来,却不敢与她并排走,只是尾随着她。

“还有什么事吗?”黄嘉雯头都没回。

“嗯,这天气,有些反常。”白衣男生憋了半天才说出这么一句完整的话。

“天气反常,和你有什么关系?无聊!”黄嘉雯没好气地说。这个男生长得很白,情商也与本人一样苍白。

“你真的没有发觉?这雾气的味道很古怪。”

“有什么古怪,不就是月亮湖里的腥味?”说话间,两人已经来到了月亮湖的石桥上。越过石桥,沿着湖堤,穿过小树林,就是女生宿舍了。

雾气中的月亮湖波平如镜,不起微澜。夜风吹开浓雾,露出近处的湖面,犹如实质。经过桥顶时,腥臭味越发浓重,黄嘉雯耸了耸鼻子,立刻引起了一阵干呕。

她掩鼻紧跑几步,越过石桥,沿着月亮湖的堤面前行。后面的白衣男生跟着跑了过来,胆子突然大了起来,竟然走上前与黄嘉雯并肩而行。

“我就说这雾气的味道古怪吧,你还拼命闻,真笨。”

黄嘉雯“哼”了一声,没理他,身子稍微往湖堤的外面移了移。如果她还保持原来的路线,白衣男生就要被她挤下湖里去了。

白衣男生见黄嘉雯不理他,也不再说话。两人沿着湖堤默默而行。

湖面悄无声息地被划开,一双双诡异幽长的手臂从暗黑的湖水里探出来。这些手臂,几乎全是骨头,只是附了一点尚未腐烂的肌肉,黑黝黝的,也不知沉在水里泡了多久。连接着这些手臂的,是一些仅仅披了一张皮的骷髅头,尖嘴猴腮,乱发遮面,有的甚至连眼珠都没有,看不到只好拼命吸着鼻子寻找。

它们在寻找人,寻找活生生的人。

水里的骷髅们发现了黄嘉雯,一个个哑然狂笑,争先恐后地游向她。在她



身边的湖水里，不时伸出一双双长长的手臂妄图绕过白衣男生去拉扯她的腿，想要拉她到湖水里，却无一例外地被白衣男生一一踢飞。水鬼们的手臂遇到白衣男生的脚，都露出痛苦之色在水里翻天覆地，仿佛所接触的是一块极度灼热的重金属。

黄嘉雯没有去看月亮湖，眼睛望着前方，心里思考着如何敷衍身边这个白衣男生。身边发生的一切，她都没有看到。

湖堤的尽头，是一片榕树林，一棵参天的老榕树居中而立。黄嘉雯经过小树林时稍一犹豫，绕道而行。

“怎么了？为什么不直接穿过去？穿过去不就是你们女生宿舍？”白衣男生有些奇怪。

黄嘉雯白了他一眼，幽幽地说：“这棵老榕树快死了。”

白衣男生微微一惊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我就是知道。这棵老榕树太老了，暮气沉沉，一点生机也没有，最近一直在掉新叶，不死才怪。”

“就因为这样你才每次都绕道而行？”

“嗯，我讨厌死亡，讨厌死亡的气息。”

“我看不是吧，你是怕我对你有非分之想，在小树林里占你便宜。”白衣男生突然笑了，脸上现出两个酒窝，看上去竟然有点邪气，而这点邪气却让他原本稚气的脸多了几分独特的男性魅力。

“我怕你占我的便宜？”黄嘉雯斜睨了他一眼，似笑非笑，“还不知道谁占谁便宜呢！”

说真的，黄嘉雯根本就不怕眼前这个男生。这个男生长得还算讨人喜欢，真要亲近他的话，她还不不想拒绝呢。古人说男才女貌，现在的女生喜欢男貌胜过男才。

就给他一个机会吧。黄嘉雯改变了主意，不再绕道，而是直接穿越小树林。在她的身后，白衣男生嘴角浮现一丝诡异的冷笑，胜利者的笑容，像君临的上帝在嘲笑卑微的生物。

风很冷，迷雾渐渐飘散，校园里的各种乔木一齐呜呜作响，仿佛在低声泣

啜般。月亮湖里的骷髅们一个个失望地看着黄嘉雯的背影，摇着头，叹息着，悄悄地潜入腥臭肮脏的湖水中。

### 3

老榕树弯着腰，驼着背，巨大的身躯显得苍老不堪，树皮斑驳断裂成一块块，伤痕累累，仿佛一个受尽了风雨沧桑的老人，不能承受生命之重。

黄嘉雯站在老榕树面前，轻轻地叹了口气。不知为什么，她心里无端生出许多怜惜之情，为老榕树的命运，或是为自己的生活？她缓缓走上前，闭着眼睛，伸手轻轻触摸老榕树。

“你在做什么？”白衣男生的语气有些诧异，但脸上还是带着几分邪气的笑意。

“嘘——”黄嘉雯阻止了他的问话，“别吵，我试试能不能与它交流。”

老榕树的树皮粗糙而干裂。其实，不仅仅是树皮，原本郁郁葱葱的苍翠树叶几乎全部掉光了，只留了一些新叶还有几分绿意，即使这点绿意，也夹杂着几许枯黄。

医学院的校工们曾从月亮湖中引来湖水浇灌，但无论浇灌了多少水，老榕树还是不可救药地衰败下去。有人建议砍掉一些细小的气根，让养分集中提供给主躯干。这个建议却被医学院的领导枪毙了。老榕树之所以珍贵，正是因为那些气根形成的独木成林现象，如果将这些气根全部砍掉，如同一个毁容后的美女，再浓妆艳抹也不能恢复她原来的风韵。

“怎么样，感觉到什么没有？”白衣男生诡笑着问。

“没有，也许它睡着了。”黄嘉雯有些失望，“其实，我一直相信，一个生命与另一个生命之间的思想交流，有很多沟通的方式，并不一定要靠原始的语言来表达。”

“噢。”白衣男生不置可否。

“比方说，传达情感有很多种方式，除了我们常用的听觉、视觉、触觉、味



觉、嗅觉,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预感,这也就是所谓的神秘第六感吧。但这种预感,又是用什么器官去感知?难道是我们的心灵?”黄嘉雯蹙着眉,眺望着小树林后面的女生宿舍,若有所思。

“想那么多做什么,你现在的样子,就像……”白衣男生似乎看到一件极可笑的事情,忍不住放声大笑。

“笑什么,弱智!”黄嘉雯有些恼羞成怒,跺了跺脚,恨恨地准备离去。

直到这时,她才发现了一些异常。小树林里竟然没有一丝雾气,显得特别明净,那股难闻的腥臭味也没有了,倒是若有若无地飘散着淡淡的植物香气。而就在小树林外,灰雾依旧,盘旋在外面不肯散去。

黄嘉雯倒吸一口冷气,一股凉气从脊背直冲后脑。她急忙迈开步伐,踩着沙沙作响的枯叶,想要穿出这诡异的小树林。但是没走几步,那个白衣男生就迎面拦住她,似笑非笑地问:“怎么了,这么快就要走了?不再试试与老榕树交流思想?”

黄嘉雯抬头看去,白衣男生脸上挂着诡异的邪笑,已经不再是调情的神气,而是饿狗发现骨头般的狂喜。他的眼睛,绿幽幽的,闪闪发光。他的脸,仿佛镀上了一层绿色的油彩,绿得可怕。

一瞬间,恐惧如潮水般汹涌澎湃席卷而来,迅速湮没了黄嘉雯。

“噢?你怎么好像在打哆嗦?奇怪,这里并不冷啊。”白衣男生拂了下额头上的刘海,又恢复到那种腼腆羞涩的少男模样,“其实,你应该再试一试的。据说,这棵老榕树早已得道通灵。”

黄嘉雯面色苍白,强自镇定:“是啊,我再试一试,你离我远点,不要妨碍我。”

“没问题。”白衣男生退后了几步,依然面带笑容。

黄嘉雯一边慢慢靠近老榕树,一边寻思如何逃离小树林。其实,小树林并不大,一百多个平方米,但枝节盘旋,枝叶茂盛,交错在一起,宛如一张巨大的蜘蛛网,仅有两条小径可以进出,其中一条是前往女生宿舍的,但被白衣男生挡住了。

黄嘉雯留意另一条出路,深深地吸了几口空气,调节好呼吸,突然间发力



狂奔。但她才跑了几步,就迷失了方向,无数条榕树枝骤然在眼前伸延出来,诡异地弥漫纠缠,遮住了小径,也挡住了她的去路。

黄嘉雯的心沉了下去,怔怔地看着这一切,不敢相信。

“你不觉得,这里风景独好?”那些榕树枝欢迎贵宾般自动让开一条路,露出白衣男生那张笑嘻嘻的脸,“你看这月色,多好!明月几时有,把酒问青天……”

黄嘉雯下意识地抬头看了一眼天空。奇怪,老榕树的正上方,竟然真的挂了一轮满月,圆而且大。只是满月的颜色,不是通常所见的橘黄色,竟然是妖异的血红色,红得妖艳,妖艳欲滴,仿佛不似人间。相传,红月出现必有妖邪之事发生,妖狐拜月、野鬼画皮、借尸还魂……

“你就是这棵老榕树变化的树妖?”黄嘉雯壮着胆子问,反正她也没有退路了。

白衣男生干咳了几声,优雅地说:“是的。既然你猜到了,我也不瞒你。你看,我多么孤独,在这里静静地呆了上百年了,从来都没有一个人理我。你是第一个尝试与我交流的,所以,我要你留下来陪我。”

“不,我不愿意!”黄嘉雯大叫。

“没用的,我已经决定了。其实,我也必须这么做。你也看到了,如果我再吸收不到养分,难以熬过这个冬天。对于我来说,最好的养分就是你。”

“我是你的养分?”黄嘉雯怀疑自己的耳朵听错了。

“是的,就是你。”树妖的脸上露出几丝抱歉的神情,“知道我为什么能活这么久吗?是因为这里的土壤肥,而土壤肥的原因是以前土下埋着很多人。可是,最近这些年,却没什么新人再来供奉我了。”

“不——”黄嘉雯狂叫,发疯般地往小树林外面冲去。但她根本就冲不出去,一条条榕树枝宛如活灵活现的巨蟒一般缠住了她。

树妖走到了老榕树面前,回首对黄嘉雯神情暧昧地笑笑,然后,他的身体,融进了老榕树的主干。动弹不了的黄嘉雯,则被榕树枝卷到老榕树巨大的躯干面前。

老榕树伸出枝条,温情地抚摸着黄嘉雯。黄嘉雯无助地望着老榕树,嘴里





发出痛苦的呻吟声。枝条紧紧勒着黄嘉雯，吐出浑浊的白色树液，腐蚀掉她修长的双腿、双手。她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四肢被树液融化，融入老榕树的躯体之中。

树妖的笑靥在老榕树躯体中若隐若现，笑着安慰她：“没事，很快就好了。我们就永远不会分离。你的身体，并入了我的身体，我们的灵魂，将永远相守，直至永恒。”

痛，痛彻心扉。黄嘉雯竟然没有昏迷过去，意识依然是清醒的。诡异幽长的树枝再度伸延出来，勒着她的脖子，将她的头颅与她的躯干分离。树枝仿佛就是老榕树的手，拉开她的肚皮，探入她的胸腔、腹腔，将她的心、肝、肺、肾等内脏器官一一扯出来，贪婪地吸吮。

现在，黄嘉雯仅剩下一个头颅。榕树枝轻轻抚摸着她，宛如情人的指尖，温情缠绵。树妖的头颅从榕树躯干中探出来，深情地吻着她，舌尖灵敏。黄嘉雯的头颅沉入忘我的迷醉之中，随着树妖的头颅嵌进榕树躯体中。

重重树枝卷了起来，遮住了这一幕。

最后，树林中传来轻微的“喀嚓”——这是头骨破碎的声音。

第二天，医学院的学生惊奇地发现，那棵濒临枯萎的老榕树竟然一夜之间精神焕发，绿意浓浓，苍翠挺拔，谁也不知道原因。而医学院的大三学生黄嘉雯则莫名其妙地永远失踪了，警方地毯式搜查的结果，只是在老榕树附近找到她的金属钥匙串。